

记者一到浚县便听人说，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，浚县遍地是文化，处处有历史，不妨先从文武兼备、出将入相的王越写起吧。

据当地人介绍，多年来，明代兵部尚书王越在浚县戏剧舞台上一直是个“红脸”，在戏里他是个忠君爱民的好官，而在淇县戏剧舞台上，王越则是个“白脸”，是曹操一类的人物。王越的形象在浚淇两县反差如此之大，源自历史上的淇河之争——王越导演的“淇河浚地”的故事，至今让两县百姓难以忘怀。

史料记载，出生在淇河岸边的明代进士王越，文韬武略，权倾一时，官居兵部尚书。这位出将入相的浚县人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，曾镇守边关二十余载，“久膺帅寄，历西北诸镇”，“身率三军，决胜千里”。因其战功卓著，先是被授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，后加封为太子少保兼太子太傅，一度官居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。不仅如此，王越还是一位学者，戎马生涯中写下了20多万字的诗词文赋，后人在《王襄敏公集》中称赞王越“文思焕发如长虹亘天，光焰万丈，可以追逐李杜诸人，其余莫能及也”。

尽管如此，王越一生历经坎坷，多次遭弹劾，也曾被削官夺职，贬居他乡。

数百年来，有关王越的故事在他的家乡浚县广为流传，包括王越后裔在内的当地百姓对王越始终津津乐道，他们为记者讲述了王越一系列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……

### 寒门喜得贵子 两位钦差把门

明永乐年间，王越出生在浚县钜桥镇岗坡村的一个平常人家。王越出生时正赶上京城大兴土木，因花斑石为浚县特产，皇帝为此派两位钦差到浚县督运石料。

这天，两位钦差走到岗坡村西边的火龙岗时，天气骤变，天上下起了大雨，他们只好跑到村里避雨。两位钦差刚在一户人家门前站稳，大雨突然停了，只听院内传来婴儿的哭声，原来是这户人家的媳妇刚生了孩子。这时一个老婆婆打开院门给门神烧香，感谢神灵保佑孩子平安出生。老婆婆见门外站着两个穿官服的人，吃了一惊，连忙说：“俺穷人家生个孩子，哪能让你们这样的官人来给把门，快进去吃碗喜面吧。”两个钦差对老婆婆说：“恭喜老人家添丁增寿，好有福气呀，恭贺令孙将来一品当朝。”

这户人家出生的孩子，便是后来官至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的明朝大将王越。

据《王越墓志》等相关史料记载，王越生于明宣德元年，明代中叶著名监察官和武将，曾多次率军平息北部贼寇，为明朝统一立下汗马功劳。曾任光禄大夫、柱国、少保兼太子太傅、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及总制陕西三边军务、太傅等要职。

### 官居万人之上 时刻念及故里

王越小时候家境贫寒，割草放牧时却总不忘读书。村里人见王越志向远大，便劝王越的父亲把王越送到城里读书，将来谋取功名。王家于是举家搬到了浚县城北街，让王越走进了城里的学堂。

到了明景泰元年(1450年)，王越乡试中得第三名，会试中得第三十三名，第二年登进士第，开始步入仕途，从此飞黄腾达，直至一品当朝。

王越进京做官后，总是惦记着故土，尽其所



位于浚县交警大队南侧的王越墓旧址。

# 红脸白脸说王越



□本报记者 陈志付 文、图



居住在浚县城关镇北街村的王越第二十四世孙王君家的院门上方，镶嵌着“御賜太傅”4个大字。

能回报家乡父老。一次，王越随皇帝南巡到浚县视察民情，为了让家乡父老免交皇粮，他打算以浚县为黄河故道、沙滩荒地不产粮食为由，奏请皇上免除粮赋，也算为家乡人做件好事。可来到浚县后，放眼望去庄稼长势很好。于是王越又生一计，他令马夫将皇帝的马拉到县城外的庄稼地里去放马，只要这里的田地成了放马场，免除粮赋也就顺理成章了。没想到，当马夫到庄稼地里放马时，遇到了王越的舅舅，舅舅不知王越的良苦用心，死活不让马夫在地里放马，硬是把皇帝的马赶到了火龙岗，结果四十五里的火龙岗成了放马场。这就是浚县“四十五里放马场”故事的由来。

由于舅舅的阻拦，王越免除家乡粮赋的计

划未能实现，这让他一直不甘心。经过深思熟虑，王越召集能工巧匠，在浚县卫贤集北建了一座寺院。寺院的房顶全部使用檩条，上面没有一根横梁，至今浚县人仍称这座寺院为“无梁寺”。寺院建成后，王越把皇帝请到寺院，皇帝从未见过这种结构的建筑，连连称奇，脱口说道：“不要梁，不要梁。”皇帝话音未落，王越赶忙跪地谢恩。皇帝一时不明白王越的用意。王越说，皇上说不要粮(梁)，他代表浚县百姓谢恩。皇帝明白过来后，只好把浚县的皇粮免了。

当地群众还向记者讲述了“小白菜进京”的故事。说的是明朝时，浚县的萝卜、白菜很有名，成为贡品，而王越认为这对浚县老百姓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，每到寒冬腊月，老百姓就要千里迢迢往京城送菜，劳民伤财。这年又到了进京送菜的时节，王越嘱咐浚县令，选一些最差的萝卜和白菜送到京城。浚县令按照王越的吩咐把菜送到了京城，宫廷里的人看到菜的质量很差，就把情况告诉了王越，王越装出很生气的样子对浚县人说，你们送来的菜根本不能吃，今后不用送了，每人领两个糠馍，把菜拉回去吧。王越还对他们说，离开京城前，你们谁也不准吃糠馍。来人不知王越的用意，领到糠馍后，暗自骂王越不顾情面，远道而来，也不让他们在京城吃一顿饭。出了京城，他们掏出糠馍啃起来，谁知刚吃一口就咯了牙，把糠馍掰开一看，才发现每个糠馍里面都包着一个元宝，大家这才明白了王越的良苦用心，不仅免去了进贡的劳役，还让他们每人发了一笔财。

### 淇河浚地划界 传唱红脸白脸

淇县和浚县历来以淇河为界，然而以前两

县曾因为淇河纠纷不断，浚县人常常到河对面的河滩耕种，械斗时有发生，而且两县还因为水源的问题经常打官司。

王越仕途发达后，他的“地方保护主义”思想在两县纠纷一事上暴露出来。作为浚县人，王越自然想要偏袒浚县。当浚淇两县的县令再次因淇河水源一事将官司打到京城后，王越把两位县令召集在一起训斥道，淇河水源已经争执多年了，你们两位主政的地方官今天必须拿出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。两位县令听罢，表示愿听王大人公断。于是王越说：“我看还是把淇河分了吧，今后各管各的，谁再闹事就拿谁问罪，如何？”两位县令连忙点头答应，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将一条河分成两段。王越进一步说，淇县在河西，为上；浚县在河东，为下；上为长，下为次。今天我做主，按长次划分，两县平等，河面归淇县，河底归浚县。淇县县令听了马上说好，以为这次王越总算没有偏袒浚县；河面归淇县，河底下归浚县，看你们如何在河水面下种粮食？浚县县令自然极不情愿，想这王大人咋能偏袒外人，把河底分给浚县有什么用？

事后，王越对浚县县令说，按照“淇河浚地”的分法，淇河在浚县地界，并不影响浚县使用河水，将来一旦淇河改道向西，浚县的土地自然增多，淇河如果改道向东，浚县地界保持不变，土地自然也不会减少。到了汛期，因为河面是淇县的，淇县就要负责防汛，如果河水淹了浚县的土地，还可以向淇县要求赔偿，如此对浚县有利呀。浚县县令这才明白过来，连忙磕头谢恩。

后来，淇河果然改道向东，改道后，原来的河床虽在河西，却一直归浚县所有，就是因为当年王越按“淇河浚地”划分两县管辖淇河的缘故。

淇县人这才明白了当，因此多年以来，淇县人在戏里总是把王越画成“白脸”，认为王越和曹操一样是个奸臣。而在浚县的戏剧舞台上，王越始终是个“红脸”，以此表达对王越的爱戴。“淇河浚地”，让王越成了红白两面人物。



1985年，在距离王越墓西百米处又发现了王越女儿伯姐的墓，这是当年出土的石梓。

### 生前风光无限 墓地一朝被毁

记者采访时，浚县城关镇的冯国相向记者提供了一系列有关王越的历史线索。冯国相认为，王越是浚县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在冯国相等人的引见下，记者在浚县城关镇南街村见到了王越的第二十四世孙王君，并在城关镇南街村采访了当年平整王越墓地的一些村民。

王君家的院门上方镶嵌着“御賜太傅”4个大字，上面还简要介绍了王越镇守边关、出将入相的事迹。王君说，直到上个世纪“文革”前，他们家还一直保存着王越当年戴过的一顶官帽，后来被红卫兵当作“四旧”没收，现在已不知去向。此外，家里还保存着一张皇帝的圣旨，后来也失传了。

浚县城关镇南街村71岁的原村干部王清平说，王越墓位于现在浚县交警大队南侧，1968年他组织村民平整土地时，由于王越墓占地面积较大，就把墓平掉了。当时挖开墓穴时，里面并排放着三口石棺和一块墓志铭，另有一些金银器，后来村里人把这些金银器以每克5元的价格卖给了银行，得款800多元，为村里买了一架马车和两头骡子。

王清平还告诉记者，1985年在对浚县黄河路进行拓宽改造时，在王越墓西百米处又发现了王越的女儿伯姐的墓，墓中出土的金银器及石梓、墓志铭等文物，被有关部门收藏。

据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，王越墓地丘冢成林，墓地神道上有石坊、石人、石兽等石刻仪仗。王越墓碑为青石所制，高60厘米，宽61厘米，厚10厘米，上有明代礼部尚书李东阳的撰文，吏部尚书屠辅书丹以及掌后军都督府提督张懋篆额。后来，石碑被一位村民运到家中，垫在了牲口食槽下。多年以后，当地进行文物普查时，才将墓碑保护起来，这为考证王越提供了实物史料。